淵雷遺稿

地

記說傳

共三

淵雷遺稿卷之二

叱石圖記

客有示金華叱石圖者圖乃畫者金鳴國所作云鳴國以象物名於世余久聞之今見斯圖信然有童子揮鞭而立近就老人者初平與其兄語也有物角而鬅鬙瘦立于前者羊之化石而先成者也緣坡纍纍或跂或蹲頹狀若伏突然若起欲名也而不知其所以名欲不名也而又若可以名之者石之化羊而未成者也吾友李叔道愽物善鑑品遂以圖去曰試着妙處何在且誰作也叔道以書復曰石之漸漸隨鞭

而動角之戢戢其變不變之間怳兮惚兮斯所以為
妙歟肰濃澹可也神采不揚斯所以為東人歟畫之
妙叔道之言盡之矣余特感其變焉其始也頑然之
石耳烏有所謂羊者耶其欲化也羊與石之間耳烏
有所謂本然者耶及其既變也則吾見其羊不見其
石是既從石而羊矣又不可從羊而石耶一鞭之頃
其變若此繼此而變者豈可窮耶自我觀之羊不可
以為石石不可以為羊自鳴國觀之羊即是石石即
是羊又況自初平觀之者耶於是也而欲辨羊石之
真幻者妄矣

西洋畫記

西洋之為國不見于史氏方外之記近世始通中國執技藝處蠻夷邸者常數百人奇巧聞於天下獨畫樓閣尤精能畫陰陽而背形影正測之妙大小長短爭於秋毫之末無不當者余近得一本睨而臨之其體勢突兀而起也棟礎森羅而植也軒檻甃齊而奥也門户洞達而闢也若將由之入即之處神游乎其中熈兮恍兮不知真幻之有辨嘻嘻美哉技之至者也雖肰彼既明是而存於丹青而為天下之良畫師也則移是而存於土木而為天下之善梓匠也亡疑

焉何以能然矣不過曰規矩準繩之精焉尓今夫西洋處裨海之外去中國不知幾萬里而遠被服飲食不與之異者幾希矣而其為方圓平直則不能舍規矩準繩而致精焉豈惟西洋之人哉推而準諸東南北海亦莫不然嗟乎聖人之法所以傳於萬世而不可廢達於天下而不可闕者非本於至理矣乎理之在天下至廣而不遺其有所同然也審矣蠻夷戎狄皆可以為聖人觀於此豈不信然矣乎

踈齋記

穉和既壯有年而後始得環堵之地立數椽之等而

茅茨盖之非為儉而設也其高丈餘其廣容牀之外不足以坐數客逆旅之宿不加劣焉穉和居而樂之名曰踈齋求余文為記余恠而問之曰踈者合适與拙而反乎密之名也於世間一切營為之事蓋無施而可吾觀進取之士與世周旋為之俯仰推移者非其心計之至精而所以處之至密則齟齬歷落終不得其所欲焉今子以文詞取高第榮進方始而乃欲以合适與拙之名經乎利害之塗去進取遠矣則子奚貪夫踈而以名子之齋哉穉和曰夫轂之為物流動圓轉並其三十輻之力徜徉乎萬里而瓠瓜則然

乎哉縣而不動楞然而不能食非其有好惡之守也其
所受者異也吾本俗人無巖穴之操凡世之所謂功
名利祿可悅以趣者吾豈能視之如浮雲然顧以性
拙故習於嬾散遂與世疎自吾通籍以來游從不出
於里閈權要之門削跡而不一及焉不特闕於代步
而徒行之為勞也吾之所受乎天如此吾亦自厭其
疎而無奈乎出於性也故安之而已且吾先君子行
誼文辭夙有當世之望孰謂其蹉跌於一第而不幸
畸蹇以終從蔭仕亦在晩歲吾之今年尚猶先君子
未霑一命之日也以吾之不肖得蒙遺施取科名如

拾芥旣不知場屋之艱難而又席其餘資以有環堵
之室使不至暴露其體於風雨吾之分足矣可復有
所求而汲汲於進取乎是以吾家貧親老室中之事
多可憂者而不以入於吾心求有以易吾之踈此吾
所以名齋之本意也余以謂若穉和之賢宜其先衆
人而進者其譽聞位望顧不能赫然有異於人以踈
爲之病故也然安於踈而不求苟得以約自居不忘
先君子之義處薄陋之室而無慕於外以是終身而
守之雖不合於流俗將必有恱子而不肯舍者矣而
踈奚足以爲病子遂書其言以爲穉和齋記

合南陂記

出洪州東門彌望曼衍無名山大陵之阻車馳馬奔不瞬息而行五十里得巨浸於廣野之中曰合南陂余有先人之弊廬在合南往來常道陂上慨然太息功利之愽求其工起之時而故老無能言者夫合南之地厥土赤埴厥田中上而無山林浸潤之利天雨不以時降舄鹵而已食力之民何足一日以居古之長民者知其非瀦水不可以處民故度地理而為之陂疏其小澗細泉之所源以至乎比縣大川之支流餘波凡為涓滴已上無不導引滋蓄於其中而益之

以秋雨冬雪之澤然後其積始大汪汪洋洋出之無時而不竭順風呼之微聞其聲而不可分其言語者其廣也竭目力而視之僅見有形焉如秋毫而不可辨其馬牛者其縱也環陵皆岸其一面則隄隄阯七丈上可並五馬傍可立三丈之木其延如陵而為斗門三其淺深之度則自沒頂至于二丈三丈及其深也蛟龍居之巖氷昫昫然若畎畝者俚俗以為龍耕之候其蓄泄之節則三冬儲水至春而始縱視時之雨暘與農候之早晏而為之多寡其力役之殷則每歲十月農功既畢澤衡帥鄉子弟鳴建鼓亢畚鍤以增

封之動至旬日其功利之施則以地計者為郡三以田計者為頃萬餘其粟米之出轉而入於京師宅傍郡者馬相續於道千斛之舟相望於海計其所及大約衣食百萬之口其奇羨之利則合南北累千餘户日夜烹爨不遠樵於山而給者陂之茭葦蒲菰也筐豆之實以薦諸宗廟百神者陂之蔆芡蘋蘩蓮子也鱗之族曰金鯽鰻鱺盈尺之鱉其細者不論焉網罟合其度則凡可以供飯餐者不可勝飽也羽之族曰鴻鴈鵾鷄鶖鶬鸂鶒鸀鳿鷗鷺其微者不論焉矰繳得其數則凡可以備儀物者不可勝用也我東陂塘

如延州之南池堤川之義林咸昌之空關以大特聞
然其利澤之廣物產之饒視此叁之一二焉是以瞬
乾之歲千里蕭條獨緣堤居民室家接堵桑麻蔚映
鷄犬相聞不知凶歲之苦陂之利人也如此然歲月
旣久漸就填閼地益高水益淺而春氷始鮮風波盪
擊隄之存於衝囓剝落之餘者徃徃不能以扞水雖
鄉户歲增餙之力綿事微𥘉且滅裂而止故每當淫
雨衝决四出汎濫原隰父老嗟嘆咸言不久當廢嗚
呼方陂之作也任事之臣疏瀹封築經營區畫之勤
何如也而後之人乃不肯曰其舊而修之以幾於廢

豈不惜哉或曰以陂之大塡闕過半而隄朝暮待決今欲疏而使之深築而使之固非一鄕之力之所及必將役百萬之衆曠數歲之久陂完則善矣財費而民勞奈何嗟乎其亦不知務者矣修其築則財費濬其塞則民勞雖余亦豈不病然於是而費財所以生財於是而勞民所以佚民財誠不可費而百倍之利不可失民誠不可勞而萬世之業不可廢苟有宏遠之君子少錯諸意利害輕重可立以決矣余惜其澤之厚功之博而幾於廢又悲任事者之難遇也爲之記庶幾後之有擇焉

合南精舍記

亡友叔道高明曠遠於植物獨愛蓮嘗與余論卜居之志曰京第湫隘不足以濟吾事如一日郊居吾所設未有以先池塘者矣遇鄉人未嘗不問舍有告者又輒問有隙地可規為池塘以否嗟乎使叔道而在終當成其所志然亦必費經畫之勤而後得也余有精舍在洪州合南雖無山林澗壑之勝得千頃巨陂置門前為吾池塘芙蕖之植色臭相接六七月之間彌望紅酣風動香起十里皆聞自古稱為絶觀夫以叔道之平生愛好而不能成者余不勞一日之力而

得之於几席之間而其為汪洋瑰麗非常之觀則盖叔道之所志不至於是余每倚杖散步以臨陂上未嘗不思叔道之前言而悲其不可携與之游以償其平生之所愛好而為快也合南之鄉其俗淳厚傍通海門饒魚鹽之利余之室宇燕息之所優於容膝田畝之收非遇天菑朝夕飯疏之資不稱貸而贍僮指百餘足以備使令代勞苦養生之具既為備矣而又附之以汪洋瑰麗非常之觀供其耳目之玩人之處世能有此者亦豈衆哉壬戌之秋余不得志於有司將挈家就焉行有日矣適以故未果越明年癸亥始

筮仕糜寸廩於　朝遂不能去嗟乎束帶鞭馬低頭一官長䘵䘵以處跼蹐以行余非樂乎此也庶幾異日歸休合南以酬叔道之所不足而忘其年之逝則無日不存於吾心事或失之早而收之晩者有矣顧其志何如爾識吾室以為之左契

重建學圃亭記

昔吾　先王考治花江之明年政成民和官以無事觀於衙北小山之下度其欝麗可規爲園亭剗除隂穢得隟地方二百歩繚墻級階植夏蔭秋實之木畜怪石馴鹿治畦種瓜立四棟之亭於其傍命曰學圃每

衙退之暇翛然獨往盡日嘯咏身忘其爲吏而亭不
知爲官居然民有不時之愬賔客游士之求見者輙
於是接之故亭雖小其名甚著　先王考燕居時與
諸子孫語平生游宦故事未甞不以斯亭爲勝余得
聞之如此丁卯二月余以　命來監縣事始至之日
受掾吏禮畢徑造其處則亭之廢已五年垣頹級隨
坎窪穢荒　先王考闢攘之迹無復存者但見手植
之木老大十圍爲之徘徊而感慨思復其舊適歲飢
未遑也越明年戊辰春始鳩材募工夷山麓益拓其
地以爲亭可以暫憇不如堂之可以長處也卽亭舊

址建精舍十二棟凡役人若干百易月而畢又以爲堂雖成而亭不立則是以令而泯古也復就堂西北十步重建草亭其制與名皆仍舊凡役人若干十旬有餘日而畢而亭之舊觀復焉嗟呼自花江之爲縣經賢士大夫不知其幾人然未有能卽山而爲亭者待吾 先王考而後創自亭之廢後來者莫或興之遂以復於山又孰知四十七年之後復待余而重建哉雖然斯亭之小能著其名於一縣者以 先王考之善政遺風民之沒世而不能忘也以余之不肖繼涖茲邑役其人因其材用其物以成就斯亭而昔之

獲聞於燕居之時者令乃身居而有之以享其樂吾之事其將足於是而已乎凡天下之物亦待人而傳始者勤矣而来者或怠則其勢不可以久此亭之所以廢於前世令吾有時而去而日月之所積風雨之所湊亭亦有時而獘若其久存之術豈吾智與力之所能及哉唯勉行　先王考之政使邑人思亭之所由作而修之不忍廢焉則是吾之事也戊辰十一月七日記

花江縣重修訓鍊廳記

北方之山千里奔走為關東巨防曰鉄嶺嶺之南其

山攢蹙而合皆多懸崖絶阪亂石之川西行其中二
日忽見大山對峙關其中地方六十里而邑焉者曰
花江縣野廣道平車可奔騎可成列而馳其地旣便
於用武而去京師纔二百里西控黃海北接咸關爲
之要衝固天所以備戰場類梁地勢焉盖敵人之自
北而來則行師天獄險阻迫阨之患於是乎始脫愁
攝之心退而飛騰之氣動故每欲一決於此自南而
往者過此則其道趣於險阻其心𦂳於愁懼及其在
此欲一奮其飛騰之氣而關東防禦之士不致力於
此不以賊遺君則以北關遺賊故皆欲一決於此歷

數前世 國家有難而花江不被兵者未之有焉元公濠與倭人戰洪公命耇與清人戰皆兵敗死之柳節度琳雖頻斬獲洪公敗死而不能救其不敗者幾希矣夫以花江之地理便於用武如此而我不能因之以成功而每使侮我者因之以得志於我嗟乎是必有所以然者豈可獨諉於時運之不利乎自開國昇平百八十年而後有壬辰之役又四十年而後有丙子之役士大夫恬憘偷惰之習痼於前懲創憤發之念衰於後則其于禦侮待暴之具有所蹂躪而狼狽於一朝可知也余於今 上丁卯來知縣事嘗以

暇日登栢田望蔦谷徘徊悲歎以弔國殤而俯臨乎
邑里見其室廬櫛比人物殷庶喟然太息　列聖休
養之德使斯民百有餘年不見兵革生息至此而昔
日戎馬馳驟剚棘之地今皆一望而鋤櫌耕鑿邑中
子弟又安知世運之相乘而昇平之不可恃也耶守
令之職實兼兵馬節制不幸方內有犬吠之警而此
復爲戰塲則所謂韎韋注跗之君子余未必不與於
其間講武之政宜先於他邑豈待熟計而喻哉余故
拔其豪傑子弟爲將官習弓馬彀試之其才氣多過
人者然以其屬在下邑終身積苦曾不得一障而乘

之誇其鄉里以是咸抑欝而觧體可不惜歟出官門東南若干步有訓鍊廳年久頹朽幾廢余至之初年把摠朴泰蕃與諸將官率錢鳩工以役告余為經紀之始于孟秋閱四月而訖棟桷尾甍煥然改觀風雨蠹鼠之為病者去然後其徒卽而安焉請余記其事嗚呼使諸君毋忘壬丙之厄而知花江之必復為戰場不以抑欝而觧體孳孳焉惟其業之不練是憂然後重修之勞為不虛矣其不可以無識書而使揭諸壁戊辰十一月五日記

卞氏畵記

委巷之人卞氏子弱冠以善畵猫名動京師踵門邀
者日百數卞氏子大不堪旣至意不樂俄而逃去忽
失之不可蹤跡諸宗室貴人物色之遇諸道則搶而
去如鷙鳥之搏至則閉僻室使不與人接事畢相傳
送家人或旬月不知所在丙寅冬余力而致之留二
日得所爲猫坐者睡者將子戲者顧蝴蝶者伏而伺
鷄者凡猫之事五各窮其變生氣盎然欲動尤能爲
毛澤鵲見之噪犬顧之嘷鼠窺之深藏不出於穴信
乎技之至者也且其言曰業與其博而粗不如精一
物以成名吾亦嘗學爲山水矣然度無以壓倒今之

畫師而出其上故擇物而習焉夫猫家畜也日親近於人其飢飽喜怒動靜之情易察而熟猫之理在吾心態在吾目然後猫之形觸吾手而出吾之貓在人間者不知其幾千百而在吾心與手者又不可量數此吾所以獨妙於一世也嗟乎今之學士大夫之用心有能如卞氏子者乎畫物之理而卞氏子之畫工畫人之理則學之不精也何憂焉然而其知出於委巷人之下爲可慨也卞氏子名尚壁人以其能猫號之卞貓亦善畫子母鷄次於貓余觀其人口吃類不慧然其爲技精妙如此貌可以定人乎哉

花江縣捕虎豹記

花江之縣七鄉鄉各有捉虎將三人其一則曰都將邑有都領將以統之又選善砲之士十餘人為官砲手推其中置領將以統之每大雪降聚砲手官門都領將部諸將四出發虎豹之蹤追至其谷一匝而不見迹之出則以圍告於是軍吏率邑中丁夫都領將率砲手風馳至其處審地形度虎所當向分砲手設覆數重使候士升高峯窺虎之動止然後丁夫吶喊草山而前虎動欲行候士以旗指之丁夫益用力漸敺而納諸覆砲乃發幸而破臟腑頭額則立斃創輕

輒逸去砲手又更為覆鱉焉而止其奏功也吹角前
導以虎来獻其儀如凱還官具牛酒迎勞視虎大小
論功行賞有差此獵法也余知縣之初年丁卯十二
月戊寅獵豹于無愁之山獲之甲申獵六毋又獲豹
明年正月乙未迹大爬于佛之麓躬往董獵九中虎
髀爬員創走會日暮余遂還留諸將明日躡其血追
圍于金城僧巖虎窘急搏一將臂報至大驚夜還邑
中子弟三百人曉發行六十里追圍于狼川赤根山
上山最高而險其上多亂石氷雪蒙覆足不可措虎
喩卧穴中不出砲槍無所施將士暴露久皆疲頓欲

散適有一勇士大呼先倡衆乃出死力四面蹙之虎
始動砲叢斃之二月余在營下聞獲豹於長林民南
氏伏弩藪叟獲虎豹各一獻之十一月戊午獵彌谷
丙寅獵陽地皆獲豹乙亥逐大虎鍬村獲於三神山
下十二月丙申毆胎豹松洞之窟中獲之戊戌獲虎
靈臺又明年正月令境內設伏弩陷穽五十一所比
六月弩獲豹三穽獲虎二嶺以西九縣唯花江以能
捉虎聞盖其法之良器之利將士勇悍喜功出於性
遇猛獸有必獲之志豈古戰場之遺風乎然均之為
峽縣而獵有巧拙者人力之所加淺深異故也余聞

隣邑之將怠不肯搜蹤漫報無虎官信之不問也夫峽之有虎猶民家之有鷄犬謂民家無鷄犬則豈有信之者乎謂峽無虎則信之其亦蔽於理矣欲折人之姦息人之詐難矣古之君子可欺以方者豈是之謂歟或曰彼非信之直不欲勞民也嘻噫其亦過矣山居之民以肉餧虎者歲不可勝計不忍於勞民而忍於殺民可謂知乎　國典惡獸害人畜則兵不待符而發先王為民除害之急如此然則若或人之說者姑息之政而已矣其亦過矣余於是益愛花江之有法而能用命也錄之詳己巳七月十二日題

花江縣弩穽設置記

鳥飛乎雲霄之上魚潛乎清冷之淵汪洋之海翶翔游泳杳茫忽怳人不可徒手攫而得之故古之君子運智巧爲羅爲鈎然後之二物乃始入吾籠登吾俎然天地之莽濶江湖之浩蕩鳥與魚無往而不利而吾所操以求之具一目之小一鍼之細是則鳥與魚之可違以生者常無限而吾可操以求者萬之一焉其爲獲也微矣今夫伏弩陷穽之於虎豹與此何異余觀世之人張羅於林投鈎於水設伏弩陷穽於山坐而待之半日不得而不怠者必嗟乎以萬一或得

之具求無限難致之物期之以半日之久而不得而
怠是尚可與謀事也哉虎豹之智足以避害勇足以
衝陷決裂機括而走其得之難非鳥與魚之比故求
者益怠雖然非得之難也得之時不可知之難也得
不難者以吾之有利器也時不可知者彼之可以違
吾利器之地不可勝量也吾故曰謂必可獲妄也謂
必不可獲亦愚也然則奈何吾惟爲吾之所當爲以
俟時至而已花江之人苦虎患已已孟春余令境内
相形便置陷穽十七所伏弩三十四所飭守者謹省
之比三月弩獲豹三穽獲虎一適農務殷遂弛弩而

專治穽六月又獲虎一夫以花江之小縣設弩穽五十一於其中而不繼以息此吾所以獲之多也謀天下之事者不可以不聞於是乎記

两山伐木記

木之瘿者其文理欝蹙而義縟往往成仙鬼龍虎山水雲烟之象剖之可為名器余来峽縣縣之巨山南曰大聖北曰五神素稱茂林設重購以風境内三年而不能得於是大聖之陰屬普賢五神之陽屬水泰令寺僧捜山擇木遣匠從而伐之率三丁夫自六月丁酉至庚子北山之事畢率二丁夫自七月戊申至

庚戌南山之事畢用吾心勞人力木之自兩山八者相續於庭而竟不得所欲然後知異物不可以力致又不足致也嗟呼好奇之士求難得之物往往至以身殉而不顧方其志之必於得雖辯士喻之法友箴之不能止及夫事與心違繼之以倦則未有不恤然以悔者雖或勸之亦不能强唯君子不役志于物故無悔余之悔終可以無悔也歟

祭屛畫記

余以先蔭有邑祿三年而後祭屛成其畫以魚水者從宗家也吾先祖定祭式不務豐而以誠其物有數

或者以為儉化之晏子之豚肩然其精義遠識雖禮家不能奪也余觀巨室之衰未嘗不始於子孫墜棄其祖之訓所徵多矣今吾宗日失其序先祖之遺風餘敎存者幾希獨祭式尚未敢棄然不幸後人有頑率者出又安知不並與祭式而棄之也魚水之設於彝其始也未必有意為之則令吾從之可不從亦可而猶必從之況不可不從者乎嗚呼此可以戒後人矣

遊雉岳山記

余少時聞雉岳為關東名山恨無因而見今

十四年戊辰十月余以差員將赴營下辛巳至橫城
去山近行又有暇進士人間道所由山之中浮屠廬
十餘龜龍最大而近自龜龍抵上院不終日而至癸
未行二十里食于山田金氏之家日下昃西南行十
里抵山麓風起夜黑炬照之外無所覩行松間十里
但聞水聲淙潨比至寺夜深宿于東室明日甲申登
佛殿臨觀體勢寺得山三之一大川經其前石山簇
立川東如屛風而峯之有名者曰天柱在南曰船踰
其北則嶺曰龍踰獅項店曰水鉄洞曰士骨昨所歷
也寺右數十步有湫渟泓可鑑其圓僅數畝淺狹非

蛟龍所居州之祈兩於此妄也問菴之幾所則天柱
在其峯下月峯之於西大乘之於南遠不過十里而
余疲不能尋也問寺之創幾年則僧言寺六十年一
火凡再經火今新建二十年其傳聞不足徵也僧之
室六室各度九尺之蓬十二鳴鍾賦飯匜坐而無餘
處者僧之多寡也粟石千餘醋醬菜葅之甕百餘銅
鐵之器絲麻楮蜜百物庫不能勝藏水碓紙桶之設
眩於詐數者寺之貪富也乙酉平明笋輿北行度車
嶺巖嶺歷江林登 太宗臺食于文川復輿而行自
此路益峻僧前後推挽而後上回望衆山若波浪唯

毗盧特立不羣窮山之巔至上院左右岡巒朝南方數郡之山庭外三面皆壁立內廣平有樹冬青稱為桂直庭前有石嶄然斗出下臨不測曰龍馬石菴後三石離立有泉側出為伏槽出之竈中曰三魚石僧皆名焉菴始創自道詵中廢近復建纔訖工余新游金剛適見山內外數十寺其締搆丹雘用人力之多無及此者然處勢高冬夏往徃糧道絶故居僧常僅二三人夜大風曉甚余以期會迫不敢留丙戌踰菴右小嶺自此西行十里坐輿上如從天而墮至鵨鶘寺適大雨寺陋不欲留促飯行數里得平地雨亦晴

遂抵營下受事入山凡四日盡表裡之勝從我者橫城金君應奎白山田至營下其凡子達升至龜龍而還戊辰十一月二十六日記

游長鼓寺記

嶺西之寺唯長鼓最勝正月丙辰余以事至廣平自縣北行十四里度松林少焉抵寺寺負山而地夷可騎而至觀法殿夕次禪堂遇智安之徒聖訥論須彌諸天夜有雪至朝未霽肩輿上四聖殿觀十六羅漢右下數十步至白蓮菴房宇淨潔庵左小室置東國諸名師像因與訥講金剛波羅密旨復下數十步得

記蹟碑讀之日中而歸訥爲人聰明有文辭去年塑三尊像要同門大師體淨主法事淨年七十餘自湖南來余童時甞遇智安弟子忘其名靜雅可喜其後數聞南方有體淨者法行精高余意其人也至是聞余在近縣使人通問道舊事余驚喜甚期佛工畢會此寺未幾淨病其徒以淨往楓岳終于內圓通成其志自余别淨令三十年復致于此其事若有緣者而竟不能見此可悲也感而并記己巳上元題于豊田店舍

歲仲夏余辭官屏居桐湖意甚適約諸客觀漁江上辛巳與曾男二客擧網于沙村之南停舟而待之日午不至罷之浮鷺江登月波之亭四望軒豁飄飄有凌虛之意拂其壁得歸鹿翁所爲二水三山之畫而賦之復就舟食于中流循龍山問舍而返盖水行半日盡桐湖以西十里之勝云癸酉六月初題

漢江游記

余旣游鷺江之越三日甲申復乘舟東游少憩水湖遂浮于漢水沿江十里樓臺之勝皆過而不顧至狎鷗之亭而後息焉余凡三來矣每見之輒益奇此萃

使諸公之所詠歎而聞勝名於天下者與横望水北有巨野垂柳植其中曰箕陽之郊去年春余爲羣牧判官疆理垌田方數十里令其畇畇焉可指點者皆吾尺度之所經慨然追想原隰之勤而感其遺迹爲徘徊焉暝而返從余者東魯男也東暘東愚族侄也

二小梅記

我東人百爲粗率無可觀獨蓄梅其法甚善古未嘗有焉梅之清高疎淡在於花其幹株則未始異於凡木花美矣幹株不古則無以稱其美於是乎好奇之士搜山谷求桃杏古樹枝㛐伐披折殘枯枯根僅存

於風雨銷磨虫蠧剥蝕之餘崩崖絶壁之所倒懸古田亂石之所斜壓輪囷癰腫嵌空穿穴為龜蛇恠物之象者取而接焉使標韵之花翩然離其凡株而托乎其上然後裁以瓦盆追天之未寒納于奥室又惧其氤氳之氣散漫漏泄不足以發設小閤而藏之壓煤之柒絶於外冲和之蒯蓄於内既得其所從而培澆之又得其養故方天地之大冬忽然開花若神仙方士變化而為之者嗚呼奇哉余觀詩書所稱摽梅盐梅唯言實與味獨不言花至漢而後梅之花始見於詩文自陰何至于蘇黄吟咏之多餘八百篇然所

摹寫者不過色臭影香之美與夫山中水濱荒寒迥
絶之意而已無一辭復及於其他然則今之運巧智
旣奇古其槎而又使開花室中之妙皆數千年来古
人之所未知者也余常惟吾東人粗率無一可於百
爲而今獨於梅焉其妙如此何也嗟呼植物之微雖
非人事之所待以損益而其盛衰顯晦各自有時若
非偶然豈造物者亦好奇發之於吾東人歟余愛梅
出於性苟可以致奇槎無不盡心焉嘗得數十本間
遊宦四方盡亾失今有二本自罷官閑居門無雜賓
性不復喜俗事與余共歲寒者微斯梅而復誰哉故

愛之愈甚然余非唯其花之愛愛東人之蓄法能知
古人之所未知使余不出户而得非常之觀以忘其
寂寞也於是乎記之

三豹圖說

有豹息于松下顧三子其精神箇箇相關如一者畫師咸君世輝之所作也百數之中唯虎為猛然于愛子乎用心之均若此此天理也嗟乎為人之父母倫愛亂倫如瞽叟武姜獨何心哉余於是知咸君深於鳲鳩之德者而其象物非苟而已也

芭蕉硯說

硯石於天下藍浦為第一往往出金銀花竹百草之品歲甲子得石六枚於浮屠斗雲泛諸海而致之京師工人李鐵命以能硯聞時老矣其子億年傳其法

新有名拾使斲之其一石爲芭蕉長可三寸小葉十餘環之文理纖密畢具目庭植而較之無異焉但色紺耳硯成宜墨果絶品余舊聞東海有義石東立筩筩削成六面若斧斤爲者近得鄭元伯畫海山十勝義石與焉余雖未嘗躬遊乎其間而目固已熟矣今此石之異與彼何間嗚呼孰爲此者非向之爲叢石於嶺之東者耶凡物之麗地而朝暮爲人所須不可斅又何若從土底作奇巧閱千百年僅一得於人而後見耶其用心不可知也然苟有心亦不能矣無心而若有心乃所以爲此者與

尹將軍伐樹說

或言尹將軍節度湖西軍巡兵至文義邑有古樹大百圍其神甚靈民惑久矣將軍大會軍校命伐之皆畏不敢從屢令竟不敢從將軍解衣自伐之盡根乃已韓君子始聞而壯之爲記其事余謂將軍勇矣爲將則未也將軍三軍之帥也其治三軍之士使之蹈水火而蹈無所投而不如吾意也然後可以爲司命而不負爲三軍之帥也夫蹈乎水火而死人無不知者然且蹈之者誠以將軍之能殺人無異水火之烈也不死於水火而死將軍則何擇焉水火之必殺人

也而猶蹈之况不殺人者耶令將軍伐一樹而不能
使其士從其令將軍之所以為將者可知己假使樹
能禍人樹之禍人也緩將軍之禍人也疾然則將軍
之令可以行於士而得志於樹矣假使一令而不敢
伐再令而宜伐之矣再令而不敢伐三令而宜伐之
矣然而三令而卒不敢伐則當是時也三軍之心有
樹而無將軍也使將軍自度其令之不可必於行也
則勿令之矣既不能已而一令之不聽再令之再令
之不聽三令之三令之不聽是終無意聽也宜斬一
人以徇曰令日之不敢伐樹者異日之不敢伐賊者

云爾則當是時也三軍之心有將軍而無樹也惜乎將軍之計不足以出此也將軍方以勇敢聞一世國家有急干城之寄宜無先於將軍者然必不能使其士椎鋒爭死唯其令而莫之違焉何哉以其畏將軍不如畏其敵之甚也天下之勢有所重則有所輕重者畏之所在也故古之善用兵者恒使可畏者在我而不在敵故能百戰而百勝若將軍之士不知其畏之果何在也嗚呼以非素撫循之士决其一朝之命向之以必死之地從之以可走之路而猶進而不退者豈徒然而已哉利釖長戟強弓勁弩括蔽洞胷之

威所以奪人之氣者不特樹之靈也則其將鼓之而不應將軍又可袒裼獨進如伐樹之為者乎縱令能之一夫之勇耳非吾之所期於將軍者也故曰為將則末也雖然樹之肆恠幾百年封殖之禱祝之猶恐有拂況可入之以斧斤哉獨將軍奮然伐之除民之惑而志不懾此子始之所以記也與

獲胎豹說

有豹伏于初東之窩中驅之不出迹人入其穴以戈溥之然後出砲中斃之腹決而三豹見其體皆具然後知向之深藏不肯出者以子故也余深憐悲其意

始也知其一不知其三俄而一與三為四古之君子田不掩羣余雖未嘗有心乎盡物然重獲至此其事近於忍心為之彌日不怡左右曰是三豹未始離於其母之腹中而爪牙害人之器已備使不獲於今如後患何余曰子言則然矣以今論之其形閉藏尚不備一物之數是未成於惡者也惡未成則罪未章先王之政不置于辟且物之有胎皆保合冲和以成故知覺未入而生氣縕焉其理有可愛者於是乎欲計其種之美惡而為厚薄則甚矣余不能逆患於將來而忍其生理之閼而不遂也為之記使司法者知是

義也己巳正月十六日題

得膏雉說

雉之有膏見於易余少時食雉而美則意謂易所云如是而已及余治花江之明年冬鄉三老踵門而請曰峽山之雉不爲少然若膏雉則其産絶少鷹家歲僅一二得昨日之獵幸有獲焉吾儕野人不忍獨嘗而不享之君子敢曰厨人以獻余平生不欲一芥妄取諸人特愛鄉三老獲異味不以自私而獻於公其意忠慤有幽人之風義不可辭遂進而觀之史裡之膏被其體如鎔金炙而嘗之其旨異常余於是知易

所云必此無疑也嗟夫稚之易獲亟見於人無異家禽然余生四十年而後始見易所云者況乎蟲魚鳥獸之倫其所託往往多幽窮隱伏險遠難見之處淺之學士能真知其理通於六經爾雅之旨不媿爲博物君子者幾人哉此余之所以歎也

留畜麞說

余愛西園幽靜購一畜麞棲焉至其狎甚則與人雜處偷食物五味無所擇官人男女莫不苦之特以余所憐故不敢言一朝余去則其命之懸於庖廚無疑焉不如早爲之所於是開園門驅而放之山躑躅不

肯去三逐之遠逝而止餓焉復來門閉不可入以角抵扉鳴號久之然後從他逕入返其舊處嗟夫麞山獸也深居遠引恐見遇於人性也逐之而不去去而復還豈其理哉擾龍馴虎非常之談嘗所疑於左莊氏者於是而渙然矣人之智能使異物忘其野心而戀我之篤無異犬馬至於逐之而不去去而復還而况君子以忠信結人之心宜尤何如也然則後世民衆潰畔不親之變罪果在下也歟憐麞意遂留不復放

石陽君傳

石陽君霆字仲變自號灘隱其父曰臨瀛之孫益州君益州五子君其季爲人高朗愷悌工書畫詩文以三絶著名然尤精於畫竹其妙天得能爲穉壯榮悴之候與風雨披攘霜雪頓厭之形各窮其變態以縑素至者交乎前立揮灑無不厭其望一時屛障君之畫竹居多君嘗得怪竹臨紙摹寫已而較之不失一葉置之壁至夕鳥過欲栖投之而無所着然後去其精妙如此君與月沙東岳五山諸公詩　相唱酬爲忘形交光海丁巳將居　太母于西内君憤惋揮淚

上疏辭甚切坐配六鎭及　仁祖反正卽召還與原從功其封君在末年故至今稱者因曰石陽正焉君不樂居京上書乞自便　上許之於是徧游名山水盡嶺之東南歌詠嘯傲有遺世之志晩至熊州樂萬梅之山而居之因高爲月先亭種脩竹千竿錯以花石擁書其中専以墨戲自娛君旣卒子孫衰微所爲詩文佚不傳書畫盡歸權力者獨畫竹二帖猶在或曰君嘗朝正于京師　天子聞君善畫竹命畫御屛君令左右磨墨潑屛面觀者色愕君徐援筆取勢布葉條忽立就畫益奇一點落梢遠不可相屬微畫蛛

縧其上爲病藥以冐之觀者大驚稱神由是其名播於中華云

賛曰吾觀 國朝諸公子沈酣富貴徇聲色玩好之欲而不出謂其皆然令於石陽君而改是矣抗疏昏朝冐不測之禍扶植人倫超然遠引徜徉乎物表如古巖穴隱士之行庶幾卓爾之風焉三絶者何足輕重於石陽哉嗟乎石陽之名以藝顯而其賢也藝掩之於以見世之知石陽者之寡也

二浮屠傳

休靜字玄應姓崔氏其先居完山外祖金禹得罪燕

山謫安州靜父世昌從之因家焉以薦得箕子殿郎
靜長八尺餘鬚髯過腹目視如電孩提時有老人來
抱曰少沙門名汝雲鶴因不知所之故少字雲鶴與
羣兒戲立石為像聚沙為塔其游皆佛事見者異之
十歲父母亡靜感憤力學文辭奇俊州守愛之携至
京居泮齋未幾鬱鬱不適意去游智異觀浮屠書感
死生之理遂從靈觀大師受其法後中禪科陞兩宗
判事一日歎曰此非吾出家意卽日解印綬歸山己
丑之獄坐誣者被逮　宣祖知其寃立出之徵覧詩
稿賜　御畫墨竹靜於東南無所不遊然獨甚愛香

山常居之香山自勝國盛時雄罷爲方内夢一靜居
方丈弟子從者數千人唯高夢數人得出入講論餘
皆以次傳授被錦衣美女凝粧列侍痛飲噉肥肉傍
若無人弟子素畏服靜莫敢言者至今關西僧多在
家蓋靜之遺風云萬曆壬辰倭冦薄京　車駕西巡
靜仗劒進謁　上曰國危如此山人獨自安耶靜泣而
對曰國中僧徒之老病者臣請令焚修資福餘悉領
赴軍門奉指揮　上命爲八道十六宗都摠攝於是
靜率門徒及自募僧將赴行在會松雲起關東處英
起湖南亦將兵至會于順安衆合五千人助天兵擊

賊牧丹峯下破之及 上還都静勇士百人護駕伏路左請曰臣受 國恩深當與賊鬭死老不能力願以兵事屬弟子惟政賜骸骨歸 上慰奬久之賜號普濟登階尊者自是不復出静臨終自題其像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趺坐而逝年八十五異香經月不滅 國初太古和尚入中國得臨濟之傳於石屋而傳之幻庵幻庵傳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傳之智嚴智嚴傳之靈觀靈觀傳之西山西山者静自號也静死惟政得其宗云

惟政任姓其先豊川人後徙密州曾祖孝昆為掌樂

正政少孤無所依從西山受其法西山之徒以千數無能及政者政俊爽能文辭形貌魁偉髯過腹不翦雖名浮屠見者知其為奇男子萬曆壬辰蠻大擧入冦京師不守時政在金剛榆店兵且至與同舍避匿深谷中或言蠻縛寺僧數十人索金銀不出將殺之政聞欲往同舍止之不聽遂往蠻軍于門左右劒戟植立政曳杖從兵間入若無人者蠻固異之既至僧果縛在廡下見政泣政不顧上法堂蠻數將列坐治軍簿政不為禮彷徨縱觀良久一將問曰若解書否曰能曰爾國尊七祖乎政曰祖有六何七也曰試為

言之政卽筆錄蠻將相顧大異之政因前曰我國金銀不地產雖都邑鮮有者况山僧乎且將軍事佛佛以慈悲爲德令縛殘僧責所無彼雖殺必不可得徒犯佛戒願將軍赦之蠻將立縱之政不謝而出蠻大署寺門曰此中有高僧後毋敢八冬十月休靜募義徒首事檄政爲副將政糾合二百人西赴　行在至順安屬元帥治軍事會休靜辭老病歸屬政兵政遂爲八道都摠攝並將義僧二千餘人屯大同江南截中和賊後追賊南下戰于蔚山又戰順天斬獲過當是時政同門僧靈圭亦起兵著節然戰不利獨政軍

數有功蠻人憚之政乞宜寧都督劉綎與元帥謀遣政至西生浦持名鷹文豹見清正議和初游擊沈惟敬屢通使行長行長操五事要之惟敬不能却至是清正亦以爲言政不可清正不能屈敬禮之曰我在永安黃護軍常言金剛有高僧師真是耶自出紙扇受書政盡得其情歸請面奏 上慰奬甚至錄其軍中有功者政凡三往蠻軍還復統其軍或將或使八年之間未嘗不在兵陣其忠義聞兩國自和議興賢大夫居其間者甚衆蠻率謂欺己不親而重政之一言蠻寇平歸隱伽倻海印寺及休靜卒奔喪至京師

是時源家康新立遣使乞通信　朝廷命政往資送
如使臣儀政行到大坂蠻人設錦障三十里金銀屛
皆寫國中詩詞至館與儐者語盡誦無一錯儐者大
驚告其王王欲試之坑地十餘丈惡象毒蛇實之布
琉璃設座其上明日引政入政將就席擲念珠驗之
然後坐又燃鐵馬道中使政緣而入政西向黙禱天
忽雨火滅皆拜曰師神人也以金輿舁入內庭設宴
師事之所言無不聽和遂定還被虜男女三千餘口
政將歸蠻君臣各獻寶不受請得清正之首蠻人逑
然復　命　上特加嘉義錄勳原從一等追賜三代

爵政當築公山龍起金烏釜山之城自備兵食又合
其徒助修　廟闕其前後勞績如此庚戌卒于伽倻
國家命卽其鄕立表忠祠祀春秋並腏休靜有画
像藏其廟云
贊曰壬辰之際社稷不為虛厲者實維　祖宗之靈
天子之德將相諸公之功也浮屠之力何能居百一
於其間然靜志氣不羣政有膽勇敢行不撓培養而
用之皆公侯腹心干城之材矣惜乎其早習浮屠不
足與於兵家合變之術也不然所成就豈但爾耶此
在其人直毫末耳昔由余在戎秦繆公不惜千金之

費盡心力而致之後世英才失於浮屠氏者無限而不知惜悲夫

咸世輝傳

咸世輝者其先須州人遠祖東源君傳霖爲　國朝名臣世輝以工畫圖弱冠屬春官每試高等咸氏之畫自其祖至世輝三世始聞善象宮室人物一時名能畫者皆推長焉世輝雖委巷子其人自長者篤厚謹愼不言人過臨財度義而取以是名聞士大夫年十一父死能喪十五母祖母并死貧無以葬貸其屋葬之自念窮獨無可恃悲哀感憤專肆力爲業故畫

得工世輝父祖事　東平海昌都尉往来門下甚熟世輝時幼未得謁海昌憐其孤召語愛之與　東平公經紀之使有室　東平公奇其伎為言宗伯補實官兩公之義初雖以舊好收之然終始成就者盖世輝之為人所以使兩公愛者深也後以貪求屬關西節度幕府關西婦女多殊色妖冶善媚世輝年方少容儀秀美羣妓慕之朝夕求悅萬端竟不近　肅宗己亥遣使通信于蠻人世輝以高等從行蠻人持幣求畫甚衆及歸猶求之世輝之畫在蠻中者不可數是行也象胥有以禁物市者事頻泄使臣欲按之未

得其實裨將陰受使臣指邀世輝等數人謂曰我與
公等無所操行具皆取辦子錢歸將無以報聞行中
有犯禁者盡求其人陰持之與分其利此奇貨也皆
喜曰諾世輝獨不應謝曰我固知潛市利百倍然而
不爲者自有守耳令人出萬死爲之情亦慽矣奈何
操險而徼其利哉公等自爲之毋浼我也訖數日不
聽己而事發犯禁者論死使臣多其義賞白金將聞
諸　朝而官之不果世輝與余善嘗曰吾少孤無昆
弟宗族可依窮餓煢獨得有今日天也雖　國之厚
恩與諸公之力是賴然亦自有以致也吾平生行事

雖未必盡合於義其志則勉焉出入諸大人門下數
十年未嘗見過食祿四十年間從事外鎭節衣食忍
嗜欲蓄俸廩之贏居室祭器以成三貨藥行立石先
墓而表之以原從勳榮父尊官與改　眞殿像受貂
帽陞爵之命令所欲畢得男女五人於世輝極矣然
猶不敢自懈願得君子一言俾子孫知吾之成立勤
苦如是而警惕焉余觀太史所錄滑稽方伎之類皆
得書世輝之事其當書無疑也其子道弘亦善亟得
賜貂云
賛曰於財可以觀人矣世輝固多長然在蠻時事尤

卓然不苟有烈丈夫之風此可以觀世輝矣然無門户之資不得列於　朝古之用人或取諸盜或擧諸管庫何擇於門資閭巷之士如世輝者又豈少哉余以悲　國家之失於人多也

柳琳傳

柳琳字汝温其先晋州人也祖父辰仝有將相才為考工卿琳幼時倜儻有奇志壬辰之亂年始十二凡嫂並死於賊自負尸歸葬及長擢武科補訓鍊校尉白沙公甚知之琳前後歷拜兩西二南關北湖右兵馬水軍統制使十建節於外而治郡者七所至著績

威望重一時諸宿將皆出其下 仁祖時龍馬兩胡來住安州挾詐恐喝數慢兵使柳斐 朝廷以琳代胡與琳語忽拔釖劃琳坐席琳色不變言笑自若胡內憚笑曰適戲公耳自是不敢復犯丙子 國家失虜歡琳策其必來修城池積粮餉練丁壯利器械以待變冬虜果入寇兵至城下琳使人責敗盟居數日虜主率大軍繼至陳于晴川江邊望見城上旗鼓知有備不攻欲潛過恐琳躡後乃縱火從炮中去丁丑正月觀察使洪命耉引兵勤 王琳以麾下精兵五千人爲先鋒洪公儒者號令多犯兵忌琳恐並受敗

請分軍無相屬洪公亦與琳不合遂許之與先後行至金化與觀察軍依山相望而陣夜偵知賊近即令壯士伐山上大栢四環立柵比明柵成引火手伏睥睨間裝器而待平朝賊從山上壓之橫截兩間先陷觀察軍順安令許輅敗走賊乘勝奮擊洪公死之諸敗軍走奔琳營琳曰賊鋒已薄今受之我軍不戰自亂矣令軍士射之賊悉衆來攻琳軍亦見觀察軍敗賊勢甚盛皆懼無鬪心軍中或不知琳所在琳立馬高阜呼曰我在此矣衆遂定琳戒將士勿輕動待吾鼓音乃縱賊鐵騎馳突薄柵而止在十步之內琳鼓

之矢九齊發應聲而倒者如崩堵焉僵尸相枕賊一
將炮會日暮退去期以明日更戰琳曰吾孤軍無援
雖幸獲勝九矢已盡更戰必殆不如姑避之於是繫
羊於鼓設炮器長短其火使終夜有聲然後去虜不
能覺是役也虜甚服琳及攻椵島必欲使琳將琳恥
爲其用紿虜將曰我居前列當爲爾破之婦女玉帛
爾無所取虜遂止瀋陽之役虜再徵兵皆請琳將琳
初故緩行愆期遂引還後雖迫 上命行旣至托疾
不起委軍事於副將竟不與焉末拜捕盜大將年六
十三而卒以再錄原從功贈左相孫之芳之發俱文

科頭官

金將軍傳

金將軍應河字景義鐵原人其先之来自安東將軍長八尺志氣磊落善騎射其弓八石自造之人不得彎也二十五擢武科大司馬朴承宗奇其才舉為宣傳官未幾坐忌者罷後承宗觀察湖南辟將軍從事時有 國恤將軍終不近酒色及赴邉州貴家女以美聞使人勸將軍畜之將軍不納萬曆四十七年建州奴數八寇天子大發兵征之徵師于我朝朝拜姜弘立為元帥金景瑞副之將遴兵二萬會都督劉綎

于遼東當是時將軍以宣川守領左營隸景瑞軍至一
深河與虜遇將軍謂右營將李一元曰兵法據險者
勝今不依高陵而陣必敗矣一元不從須臾虜數千
騎橫截兩軍一元遁去於是虜盡抽精銳六萬萃于
左營將軍以火手居前列令曰聞吾鼓聲乃縱賊騎
如堵而進薄十步之內然後鼓之一鼓死者不可數
虜退而復進者三將軍馳騎告弘立曰賊挫矣以大
軍夾擊可盡殲之意引兵相助弘立畏不敢動明游
擊喬一琦從壁上觀歎曰平地步卒抵鐵騎如此真
天下精兵也將軍雖力戰殺虜過當然虜益添兵合

圍弘立救不至勢甚急會日暮大風起沙石擊面火器盡飛九矢不得發虜乘之我軍立盡將軍獨依柳樹射虜矢盡手釰持戟身所殺數十人多虜貴將矣集于甲氣愈奮賊從後投槊遂仆而絶猶握釰怒氣如生賊收瘞其屍將軍死弘立景瑞等皆降家人以衣冠招魂于江上歸葬之　朝廷追贈領相立廟龍灣明年皇帝詔封遼東伯賜妻子白金天下之人無不聞將軍之名慕其義烈而功啇弘立焉初將軍之行其弟應海欲從將軍止曰凡弟俱死無為也封印屬吏戒勿汚賊蓋取舍之分素定於内者如此非固

倉卒慷慨而致然則亦可以見其所蓄矣將軍之後
文武世顯至今不衰人以爲忠義之報云

權元帥傳

權元帥慄字彦信嶺南安東人也高麗太師金幸之
後世貴顯二十傳而公父轍位上相公幼有大志及
長容貌魁偉嚴重有威孝友儉率不挾貴勢以加於
人屢試不擧或勸之蔭仕公笑不應益攻業不懈四
十六以明經登科所居能官壬辰夏倭酋秀吉遣其
將輝元淸正行長等八寇衆六十萬時昇平久民不
知兵所至望風而潰水上軍敗書至中外大震 上

曰予聞權慄才今欲試之南中拜光州牧公卽日辭
蔎辭氣慷慨見者知其能辦事矣 車駕西巡徵兵
入衛湖南觀察使李洸以公爲中衛將領大軍至稷
山合嶺南湖西軍衆十萬欲與賊戰公請持重勿輕
動塞臨津觀釁而進洸不聽果亾兩將軍諸軍大潰
公馳還州檄旁郡得子弟千五百人進屯梨峙梨峙
者兩南之喉也公以爲嶺南旣失 國家軍賦之需
所恃爲中興之圖者唯湖南獨完此如不守則湖南
亡湖南亡則是無 國家也誓以死守賊合兵來攻
公從嶺上擊之偏將軍黃進勇冠軍中中丸而退一

軍氣喪欲却賊乘之跳入壁內公挺釼大呼冒矢石督戰人人死戰無不一當百賊遂走湖南竟完者公之力也拜本道觀察使公拜除旨西向痛哭將士皆感激揮涕九月公引兵西上時行長據平壤秀嘉據京城西路絶勤王將皆入江華公欲先復京城綴行長進駐水原禿城 上聞之賜尚方釼曰諸將不用命者以此從事賊出兵數挑戰公堅壁不動間出奇擢之居數日賊悉燒營遁並捲畿輔賊入城自是西路始通明年二月公率精銳二千三百人從陽川江渡屯高陽幸州山會大將軍李如松復平壤行長奔

還京城長政自海西隆景自松都清正自關北皆至
軍勢甚熾見公兵少悉其精勇乘夜潛進去公軍五
里止陣黎明候吏白賊至公登臺而望賊已被野先
鋒百餘騎持紅白旗分左右而馳小頃賊十萬爲三
隊番休迭進我軍皆殊死戰殺傷過當自朝至暮賊
九進九却人持束草因風縱火城中以水灌之初令
義僧守子城西北至是小却賊大呼肉薄公自用釰
督諸將諸將爭先搏戰呼聲動天地賊大敗焚尸而
走收斬一百三十級得其軍資不可數後數日明將
軍來賀見公軍陣嚴嘆曰權家軍與它陣異真將軍

矣賞紅綃白金兵部尚書石星以狀聞　天子嘉之
詔賜甚厚由是威名聞天下公移屯坡州賊憤幸州
之敗刺血祭天欲必報望公壁壘而退者三夏四月
秀嘉與大將軍和悉衆遁還公聞之馳入城賊已渡
江將追之大將軍與諸將謀曰權布政慷慨善戰若
追躡之我和事敗矣夜遣人盡收江船邀公使不得
進擢拜都元帥諸路軍皆屬移屯嶺南冬進大司寇
轉陞貳公公每見　上輒曰非卿國家安有今日再
賜內廐公卒年六十二追錄宣武功臣一等贈領相
永嘉府院君公沈容不泄舉事周慎非萬全不為故

能以小破衆名震華夷然其大功皆公自將時所立後屬天將則稟其節制進退有拘竟不得展公之志而盡其才識者以為恨焉公無子女婿曰白沙李公恒福

金次龍傳

金次龍洪人私奴也事母孝性坦直與物無忮求好飲酒日醉無醒顔常渥丹笑色油然勅家人屢釀不闕室中瓶罌壘壘每側弁倚門見人過輒挽以入苦勸飲或辭即大詬罵不避尊老龍祖曰彦善事主忠管錢穀務主名與計事必賜席坐不名自奴主以來

未始有也同郡榮之居杜陵傳至龍龍亦世其忠凡所掌主田數百頃種耨甚時秋成必早收待庫牢鍵納籍以待命無毫髮欺然四主皆年少使氣多輕作喜怒各以意數行責罰非其罪也龍不懈執事愈謹主嘗病索大膽為餌龍懸重購越三日以五十五命進主遲之答三十龍歸泣謂家曰今老矣髀無肉杖到骨痛不可忍且畜見里中人所未去者徒以老母在也不然視若輩何如耶促具酒吾將痛醉遂引滿飲倒三罇立乾母妻子迭諫不聽耳熱輒慢聲歌山有花已又變徵音調慘亮聞者易容方沉醉連數日

謝人事陶陶然不知身之爲誰也唯呼吸謡唱緩步循里中云胡不及未死飲也里中有同輩凡务四人大豪富各露数積寧腐棄不肯捐糠粃潤窮人吝嗇兼并失鄉黨心龍素不平欲反其所爲庶幾感悔雖方乏見人之急倒廩周不惜咸笑曰狂人狂人或言龍火時天長子過傷喪性夜逸失所在三子出搜龍龍凡然伏澤藪山巖以爲高宮廣庭攘臂格求者不肯来盖龍之狂自此始鄭子曰龍非狂也殆以狂隱者也余數與龍語其懷抱類有道者學士大夫或莫之先不幸而生於僕隸故託麴蘖逃昏冥淋漓顛倒

以傲睨一世而肆志焉意者其衛伶人之類歟然皆曰狂人之難行於今世若是夫此龍之所以以狂自隱者也